

諸儒鳴道

十

伊川先生語五之二

附手編後

同上建安游中乎本

尚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然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時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為智曰只此兩句說智亦盡且人多敬神鬼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智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

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



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
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
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凡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
其偶中矣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
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
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
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
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
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
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
則知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人程語二

二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
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
物游竟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
上用工夫或曰游竟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
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
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
氣定自然不感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間則無聲
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
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盡性至命然
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
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

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問學至覺悟處莫先致知否曰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

雜書二十

三

得此又上一等事

揚本無問學至覺悟以下却別有一段今別出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老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也詐也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雜書二

四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

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

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
良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
便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
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
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
常安得混而爲一也問劉牧以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
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顯
一卦之序皆有義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
一則卦之序皆有義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
下來却似義起然亦是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
以爻也交變則義變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
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
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學者不泥文義者又

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
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是就上面理會
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
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來完廩又怎生
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
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
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
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往來由之何害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
何以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
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

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為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為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為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

程語二十

大過此大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易未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

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前此學易者其乘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者心之用也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借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

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示好惡物來時便示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今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今人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學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

然見得長短輕重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野人君子豈據當時所稱者乎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

程語二

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爲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此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

不能也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我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

大程語二十

九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豈難

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
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都說
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此
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所以下人者只是明
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
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
會子張之意專在人知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
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
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
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不爲名爲名而學者

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
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
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
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
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何謂也曰此言弟子狂
簡志大而不掩故率然成章未知所以裁之此夫子將
反魯之時也仲尼刪詩書作春秋禮樂已前簡策甚多
如詩書皆千已上篇豈是仲尼一人獨力能爲之蓋當
時皆付諸弟子編集然後仲尼刪改仲尼周流四方諸
弟子編集已能成章但未知所裁擇故仲尼在陳思歸
魯而裁正成書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附會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明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而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所以為贅也

程語二

士

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非不欲家諭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也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世朝暮三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說此二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為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他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洪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此二者

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朞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又問孔子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于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綱紀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爲義過予是非義之義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八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九

二程語錄

伊川先生語五之三

同上篇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己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程語三十一

一

二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作甚晦字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

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德之昭著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事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得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下夜深歸

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旁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禮者當盛

其服況古亦有是

庶人乘墨車之類

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

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

程語二一

三

源

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齊三日必見其所爲齊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爲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

只是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

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

程語二十一

四

源

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中間有此英氣纔有英

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
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
甚處見曰但以孔子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
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
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
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
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
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
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
那一箇輕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
權古今多錯用權字讓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

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
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
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舜不告而娶何也此須子細理會舜三十方徵庸此
時未娶亦莫未遲否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
娶雖常人亦不肯為孰謂舜而為之舜不告而娶為無
後也此因為無後而言也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
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
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
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
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

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
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
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
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
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
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事便可
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說
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
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
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
覆推究方可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
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
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
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
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
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
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遜之事如何曰如送綃償禾之事甚好至祜
飫遜藥則不可陸遜雖不是醜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
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冉子爲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爲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爲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不得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他理會不得又請益再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他冉子終不喻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

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

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邪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

八程語二一

七

澤

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旣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却是發

哀樂一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問盡已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曰既盡已安有不誠盡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

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一如數一便為不盡也却大抵稟於

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

矣羅本以為呂與叔問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行難知亦難也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忠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形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

人非語二一

九

定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明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是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

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

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忠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此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

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極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上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愚無知者也猶且能知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而旨深辭約而意微大率言語須是涵畜之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贰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有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

爭以嫡庶之入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
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
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
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成安君為質焉夫太后
不可左師觸龍請見去云遂以成安君為質焉夫太后
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
也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九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

二程語錄

伊川先生語六

附手編後

同上延平
楊氏本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

非語二二

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方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不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道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道得且指他淺近

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
事神明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日子以誠敬
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
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
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
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
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
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
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
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
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

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觀見
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
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
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
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
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
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
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
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
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

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又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

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

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曰有之向見高山董五經

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

程語二十二

三

七

人肯為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

釋氏常言庵中坐却見釋氏猶不肯為況聖人乎

伊川先生語七之一

楊遵道錄

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洛

陵後事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

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還便只得諸理否曰

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

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

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

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
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
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
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
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
動處須是執持其心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
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
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程語二十二

四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
律故雖貞亦凶也

積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
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
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
之易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便
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介甫解直方大去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
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
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只依語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却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

以德行入者

程語二十二

五

不可非

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素未曉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為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才也則才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可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
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著才
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
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觀數處言
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又曰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爲不善非才之罪竊疑才一箇爲
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
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
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
才所以不善者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
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

人雅語二十二

六

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
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
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
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
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
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宗廩浚
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
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
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
不是乾須要認得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

白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旣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程語二十二

七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

祭義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非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非爲魯司寇便是爲非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

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去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去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

程語二十一

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至至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見不爲首六爻皆同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去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

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
有用與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
用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
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附已
者獨不悉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
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
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
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
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雜語十一

九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
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
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宇廟亦只如此不
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
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
故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
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
叔解作如貨殖先生去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
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
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苜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貌苜之皆是言苜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生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

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而不以禮節之故亦下
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
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
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最盛非也聖
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
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
周公有入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
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
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

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
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
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
如何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
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克明俊德只是說能明俊德之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
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
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
言克明俊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只是民百官族姓
已前無此說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一

二程語錄

伊川先生語七之二

同上篇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祖則甚忽然當時皆右祖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祖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

程語二二二

十一

蕭反問之曰何亡也曰非臣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

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

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舊例初入

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其意謂朝廷用人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

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

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

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來為始支見錢

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

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下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

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

卷三十三

至節令命婦進表賀 太皇太后及太妃趙范更問備

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叙

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

乃為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

問今人陳乞恩例於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者不以

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

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

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

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

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

大資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是

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大資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大資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大資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曰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只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日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

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

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
讀周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
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
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了

大率上一文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文也

若要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
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
先生先生荅曰據其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
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
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

程語二下三

四

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
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
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
懲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真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
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
來做一件矜誇盛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
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
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
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死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

中某須理會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

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
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
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驚很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
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
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
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
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
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
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
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
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
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
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
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
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
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
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
也道理却揔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
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
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運氣

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去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或以小畜爲君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具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

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渠嘗以此觀人出辭不中然其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無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去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夫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誅矣之亦未足

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須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元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 先朝則知某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

人老言二二三

八

責宗

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中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臺省有倒申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他官不得若父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

公孫故人謂那想

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

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右便右豈不是張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學赤松子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

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磁椀中不如此

程語二二二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 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初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

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
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
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
民如傷者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
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門皆携筆在後抄錄後
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
可傷觸人范堯夫去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蕭田
本添

諸儒鳴道卷第四十一



程語二二二

卷四十一



